

□宗福军

# “贫油”岁月的突围印记

## ——解码柴达木第一瓶原油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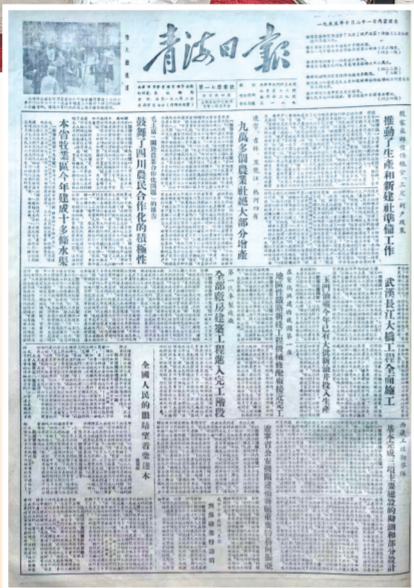
“中国梦·青海故事”征文



现珍藏于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柴达木之宝”——献给周总理的柴达木第一瓶原油标本。



1954年3月,原国家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决定对柴达木盆地进行石油地质勘探,这是首次进入柴达木的勘探地质大队。



《青海日报》1955年10月21日头版刊发《全国人民的眼眸望着柴达木》。

在中国地质博物馆有一件特殊的藏品,它的外表虽然朴实,却代表了石油人为祖国奉献能源的决心,它就是“柴达木之宝”——柴达木盆地第一座石油钻井出产的石油标本。

在一个用透明岩盐制作的一尺多高的小博物架上,6个格位上分别摆放着装有石油样品的玻璃小瓶,2瓶是油泉子原油,1瓶是油泉子石蜡,1瓶是地蜡,其余是油泉子的原油蒸馏产品汽油和煤油,博物架罩着玻璃框,框架的右上方用红漆写着“将柴达木之宝献给敬爱的周总理”,框架左下侧写着“青海石油勘探局,一九五六·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当务之急便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当时,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十分短缺,外国专家普遍认为“中国贫油”。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决定组织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石油地质勘探工作。

1954年3月,国家决定派遣石油地质队伍进入柴达木盆地进行地质调查。4月下旬,一支484人组成的柴达木石油地质大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骑兵连护送,分批进入柴达木盆地。

当地环境十分恶劣,勘探过程实属不易。当时地质队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天上无飞鸟,遍地不长草。四季少雨雪,风吹石头跑。上面烈日晒,下面热沙烤。冬天寒风吹,夏天蚊虫咬。整月缺水喝,常年不洗澡。指甲当汤勺,脸蛋黑又红,对象不好找。唯有油气多,大家都说好。”这首顺口溜真实地表现了地质勘探队员的艰苦生活,而其中的乐观精神更是令人动容。经过勘察,考察队最终向国家呈报了关于勘探开发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的报告,认为柴达木盆地油气勘探开发前景十分乐观。

透过1955年10月21日《青海日报》头版一篇题为《全国人民的眼眸望着柴达木》的新

闻,我们了解了这件文物的由来背景。稿件报道:1955年国庆节前夕,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外宾,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也出席了这场宴会。周总理来到青海积极分子的桌前举杯庆祝时问:“你们是哪一省的?”大家齐声回答:“青海省。”又问:“你们是柴达木的石油勘探队员吗?”柴达木的同志高声回答说:“是的,总理。”又问:“你们找到了石油吗?现在钻了几个井?”……

当时,祖国的“聚宝盆”柴达木石油勘探工作初见成效,第一口油井正在紧张筹备当中,还没有开钻。总理之问让大家心急如焚。参加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几位同志把周总理的询问带回柴达木之后,青海石油人群情激昂,上上下下都憋足了一股劲——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都知道我们,关注着柴达木石油勘探,我们一定要争气加油,早日把石油打出来,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报喜。

1955年11月24日,柴达木盆地第一口油井——油泉子构造泉①井开钻。青海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勘探,11月23日,由一位青海省委副书记、一位副省长率青海省党政军慰问团赶赴油田,组织青海省民族歌舞团赴井场进行慰问演出,庆祝泉①井开钻。泉①井由油泉子钻探大队3269钻井队负责施工。12月12日,由泉1井钻至355米时,原油从井口溢出,日产2吨多,轻质油含量高达68%。泉①井获得工业油流后,勘探局又进一步组织钻探了油泉子构造,证实油泉子是一个浅层油田。向全国人民报捷,引起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燃料工业部决定对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进行大规模勘探开发。

青海石油勘探局和地质部632队的职工兴奋之余,第一时间想到万里之外的周恩来总理。经过商议,他们最终决定将泉①井中涌出的第一股原油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大家因陋

就简,就地取材,用盘尼西林的小药瓶灌装封存原油等各类标本,瓶身上贴着青海石油工人手写标签,分别写着“原油”“原油蒸馏产品——汽油”“原油蒸馏产品——煤油”以及“原油蒸馏产品——石蜡”的字样,标签的右下方,还注明了产地“油泉子”。在最下面的格子内,还有一块黑色的标本,标为“地蜡”。标本的底座——是柴达木盆地广泛分布的另一种化学沉积矿物。

三

1956年2月,“柴达木之宝”制作完成后,送到了万里之外的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对柴达木钻出石油感到高兴,勉励青海石油人艰苦创业,争取更大的发现,为早日脱掉“贫油国”的帽子作贡献,并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将“柴达木之宝”转交到地质部,后由地质部转交给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

柴达木,这个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油田,以巨大的资源潜力支持着新中国石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而这件“柴达木之宝”,承载着新中国石油勘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振奋,承载着“贫油国”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决心,更承载着奋斗在柴达木的青海石油人为祖国找石油的无私奉献。

看今朝,数万创业者于万亩油田中继续开来;忆往昔,几代石油人在柴达木盆地艰难创业。“柴达木之宝”正是新中国石油事业全面发展的荣耀见证。

参考资料:

- 1.《全国人民的眼眸望着柴达木》,《青海日报》1955年10月21日头版。
- 2.《青海油田大事记》(1955-2024),石油工业出版社。
- 3.《藏品背后》,地质出版社。

本文配图均由宗福军提供



□汤惠生

# 马家窑时期 圆形半地穴房屋的昆仑象征

西晋时期的《博物志》记载了南北不同的居住习俗:“南越之地,构木为巢,以避炎暑;而北朔之地,则掘土为穴,以御寒冬。”这一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契合。虽然房屋出自人们的物质需求,但也可叠加以文化象征,《史记·封禅书》明确记载:“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圆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汉武帝因公孙卿以“仙人好楼居”之说而建飞廉馆、通天台等高台楼阁,中国的亭台楼阁便由此肇始。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人亦然,他们所居住的半地穴式房屋同样寄寓着通天的愿望。

在青藏高原,昆仑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昆仑和通天便是马家窑彩陶纹饰中的主要表现内容。昆仑作为萨满教宇宙观中“天”的形象表征与通天媒介,不仅体现在彩陶纹饰、玉器中,更深度融入居住空间设计。

建筑形制与昆仑意象的符号对应

从萨满教宇宙观来看,半地穴圆形穹窿茅屋的形制完美复刻了“昆仑一天”的神话结构。萨满教认为宇宙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重,三重结构的中心由“天枢地轴”(世界山/宇宙山)连接,昆仑正是这一“世界山”的核心象征——“因天无实形”(《荀子》曰:“天无实形,地之上至虚者皆天也”),需以昆仑为具象化替代,同时它也是贯通三界的通道。宗日遗址的半地穴圆形穹窿茅屋,其“半地穴”部分对应地下世界(“帝之下都”),地面上的“圆形穹窿”结构直指“昆仑一天”的意象:圆形平面呼应“天圆”传统,向上收束的“穹窿”形态则模拟昆仑“山形向上”的视觉特征,如同《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昆仑之丘”“天柱”的具象化呈现。这种结构将“地下一人间一天上”的三重宇宙压缩于居住空间,使茅屋成为微型“宇宙模型”,居住者仿佛置身“昆仑”之下,天然获得与三界沟通的空间合理性。

穹窿茅屋形似穹窿,《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郭璞注:“天形穹窿,其色苍苍,因名云。”朱芳圃先生认为:“昆仑”即“穹窿”的转音。故以其高言之,谓之天山,以其形言之,谓之昆仑。吕微先生认为“昆仑”是旋转的“圆”,即是“天”,因而昆仑也可以是“天山”。“穹窿”与“穹庐”有直接关联,穹庐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人群

使用的圆形毡帐,起源和广泛使用应在青铜时代,文献记载最早使用者是匈奴。《汉书·匈奴传》:“穹庐,帐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庐。”《汉书音义》:“穹庐,旃帐。”“穹庐”具有早期宇宙观和哲学观念的色彩,其本意与昆仑、穹窿的本意相同,表达了天崇拜的文化意涵。

空间结构与通天仪式的路径构建

从居住空间的仪式性功能来看,半地穴圆形穹窿茅屋的入口、中心与屋顶,构成完整的“通天仪式路径”,暗合昆仑“穹窿一通道”的核心象征。“昆仑”在语音与语义上通“窟窿”,二者皆有“孔/洞”含义——昆仑的“窟窿”是贯通天地的轴孔,玉器(如珠、璧)的孔,建筑的“阙”(缺口),都是“通天通道”的物质表达。宗日遗址的半地穴茅屋,入口需“向下进入地下层一向上进入地面圆形空间”,这“一上一下”移动模拟“从地下经人间达天上”的通天气息;屋顶“穹窿”处若预留通风口或仪式性开口(类似后世“天窗”),则对应“昆仑窟窿”的通天孔——祭祀时,人们可通过此“孔”向上天献祭(如燃烧祭品、摆放礼器),实现“通于天”的诉求。此外,茅屋中心常设火塘(马家窑文化居住遗址核心设施),其“中心”位置对应“昆仑为天地之中”的定位(《山海经》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盖天地之中也”),火焰向上燃烧的形态,进一步强化“从人间向天上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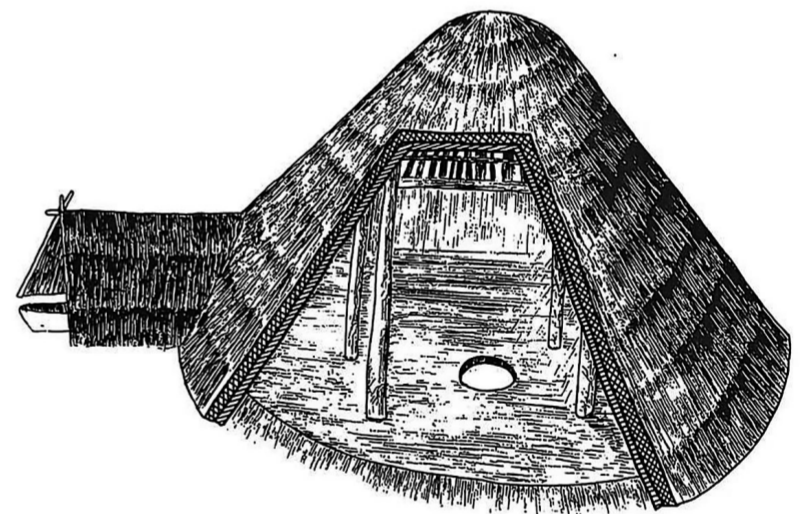
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半地穴式房屋。

信息”的通天意象,使火塘成为“通天仪式”的核心触点。

文化联动与昆仑信仰的体系化

从文化符号的联动性来看,半地穴圆形穹窿茅屋的“昆仑”意象,与马家窑彩陶、玉器形成“声画共振”,构建完整的通天思想体系。马家窑彩陶是“昆仑神话的图像”,其纹饰多象征通天:海贝纹的锯齿状缝隙对应“昆仑的层级世界”,蛙纹的“人形顶”暗合“人之顶为天”(《说文》“天,颠也,人之顶也”),这些纹饰的“圆形”“向上”特征,与茅屋形制形成视觉呼应——如彩陶圆形涡旋纹与茅屋圆形平面同属“天”的符号,彩陶“竖线贯通弦纹”的通天路径,与茅屋“穹窿向上”的空间路径共享逻辑。此外,马家窑玉器(如璧、玦)的“圆形孔”象征昆仑与天,而茅屋的“穹窿”“火塘中心”可视为“建筑化的玉璧/玉玦”,二者都是“以孔通天”的载体。这种“居住空间—彩陶—玉器”的符号联动,说明通天思想渗透于日常居住、器物制作、宗教仪式等维度,而半地穴茅屋作为“日夜所处”的空间,成为通天思想最基础的实践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宗日遗址作为马家窑文化与宗日文化共存的遗址,其半地穴圆形穹窿茅屋的形制,体现“文化融汇中的通天传统延续”。宗日文化虽有自身特色(如夹砂白陶红彩),但通天思



甘肃省天水市师赵村出土的马家窑半地穴式圆形穹窿房屋的复原图。(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72页。)

想与马家窑文化共享体系——宗日彩陶的“折线纹”(称“通天纹饰”)象征世界山与通天柱,与茅屋“穹窿山形”契合。这说明“以昆仑为核心的通天思想”是青海史前文化内核,半地穴茅屋作为“可居住的昆仑”,成为这一思想跨越文化边界、实现传承的载体。

跨时空对比与史前通天传统的传承

从“马家窑范式”到“中华文明基因”,马家窑时期半地穴圆形穹窿茅屋的“昆仑一天”体系,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中国史前通天传统的重要环节。通过与良渚、红山等文化的通天实践对比,可发现马家窑“以建筑为媒介,以昆仑为核心”的通天范式,既具有地域特色,又蕴含中华文明“通天思想”的共性基因,对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从同时期文化对比来看,良渚文化的“玉琮”“祭坛”与马家窑茅屋共享同一“昆仑一天”逻辑,但载体与形式有所差异。良渚玉琮“外方内圆、上天下小”的形制象征“昆仑天柱”,其“内圆”对应天,“外方”对应地,“穿孔”对应通天通道,也就是《淮南子·天文训》中所说的“天圆地方,道在中央”。这与马家窑茅屋“圆形穹窿(天)一方形地穴(地)一穹窿孔(通天)”的结构逻辑一致,只是良渚以“玉器”为载体,马家窑以“建筑”为载体;良渚的“三重祭坛”(如反山祭坛)模拟昆仑“分层级”的形态,与马家窑茅屋“三层结构”形成呼应,二者都将“昆仑层级”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形态。这种“殊途同归”的设计,说明“昆仑一天”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共性认知,只是不同文化根据自然环境、资源禀赋,选择了“玉器”“建筑”“祭坛”等不同载体,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特征。从后世文化传承来看,马家窑茅屋的“昆仑一天”体系,对汉代的居住、礼

仪建筑产生直接影响,成为通天传统的重要源头。如汉代建章宫的“闾阖门”(又称“璧门”),以玉璧为装饰,象征“通天之门”(《三辅黄图》“宫之正门曰闾阖,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其“以壁为门、以通天庭”的逻辑,与马家窑茅屋“以穹窿孔为通天通道”的思想一脉相承;唐代长安的“天坛”(圆丘),以圆形形制象征天,以分层结构象征昆仑层级,其“圆形一分层”的设计,正是马家窑茅屋“圆形穹窿一三层结构”的放大与升级,使“昆仑一天”从史前的氏族仪式,转化为国家层面的礼制实践。

正如曹操《精列》说的:“思想昆仑居,志意在蓬莱。”马家窑时期的半地穴圆形穹窿茅屋,绝非单纯居住设施,而是以“昆仑”为核心象征的“通天空间”。它通过“圆形穹窿”复刻昆仑宇宙山形态,以“半地穴一地面一穹窿孔”构建通天路径,借“火塘中心”强化天地之中的定位,并与彩陶、玉器形成符号联动,最终将“通天”这一抽象精神诉求,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日常生活形态。从文化意义来看,马家窑时期半地穴圆形穹窿茅屋的“昆仑一天”体系,其价值不仅在于“构建了史前通天路径”,更在于它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的早期形态——人们通过改造居住空间,将“天”的抽象认知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物质形态,使“通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这种“精神需求与物质创造相结合”的智慧,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始终,成为中华民族“敬天、顺天、与天对话”传统的重要源头。

本文配图均由汤惠生提供

